

## 五、里应外合成功起义

### ——记西场武装起义

#### 部署内应密谋起义

1944年冬，日寇打通亚洲大陆交通线，沿湘桂线南下，攻占南宁，桂南广大地区沦为敌后。1945年春，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指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2月上旬，南康、公馆、白沙、白石水、小江等地举行武装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因此，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对尚未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严加防范。由于西场党组织接到广东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较迟，这时西场属于尚未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为了防止西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西场镇自卫队和保队加强戒备，轮流值夜防守西场圩四周的闸门。

2月14日午夜，合浦县党组织交通员张启泰到西场传达有关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路经西场镇闸门时，闸10不开，他爬门而入，被镇自卫队和第八保保队当场捉住。张启泰分辩说是同天和庄联系做生意的，自卫队不容他申辩，将他绑了。恰好被西场党组织派进保队任副队长的党员詹日佳发觉，进行干预，他才获释。张启泰来到天和庄，向西场党组织负责人包恭<sup>[1]</sup>传达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阮明的指示，要包恭立即赶赴马栏接受任务。22日，包恭从马栏回到西场，向西场的党员传达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关于发动西场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指定由包恭任西场武装起义总指挥，由党员王克任军事指挥，合浦县党组织派党员伍朝汉到西场负责起义队伍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西场镇是合浦县的一个大圩镇，镇里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当时，镇西面靠近第二高小的天后宫庙，驻有自卫队一个中队约有80多人枪；离镇中心不远，有一个警察所，有10多人枪；镇东面有座文武庙，镇公所设在里面，也有10多人枪。离镇公所不远，是反动头子、合浦县自卫队第三支队长陈南的家，是一座碉堡式钢筋水泥楼房。在起义时，必须拿下这4个目标，解除敌人的武装。街上许多殷富的住户，因习惯要防止土匪抢劫，都自置有枪支，如果对党组织领导的起义发生误会，起义则难以成功，就算成功了也难以撤退。因此，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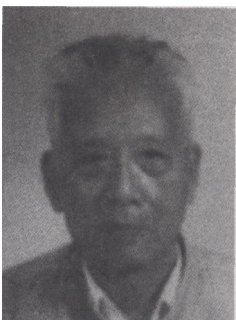
这场起义必须有个具体周密稳妥的作战计划和事前必要的政治宣传。



詹日佳：合浦西场镇人，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场镇圩镇情报站负责人之一。1947年，包恭通过关系买通镇长温彩鉴，安排詹担任西场镇东后背村保队副。詹以此作掩护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及护送药品、食物、枪支弹药等物资到游击队驻地或其他交通站。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攻打西场时，由詹作向导通过第三保卡进入圩镇，全部包围敌人，取得了胜利。

当时西场全部党员只有50多名。抗日青年会组织解体后，各乡村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没有形成组织。按粗略估算，要解决敌人4个据点，守住通往合浦、乌家、沙岗的3个路口以防来援之敌，没有100人的武装力量，很难取得全面胜利。

经过几天布置，结果动员到的人数未达到原计划的要求，迟迟定不下作战方案。由于事情已略有暴露，发现陈南派人访查王克的行踪，因此，只好提前起义。为了严防泄漏战斗计划，在起义前两天，由王克和包恭两人分头找有关各组的战斗指挥人员，逐个作起义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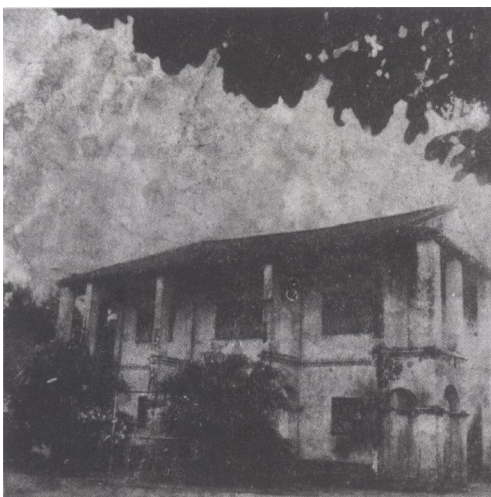
王克：原名王鉴元，合浦县西场人，1920年生。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4年先后任中共白石水区委员会委员、书记，小江区委员会委员；1944年夏，被党组织派回西场工作。

经研究，确定第一个进攻的目标、也是这次行动的重点是天后宫的国民党自卫中队。这支队伍除了少数班排长外，绝大部分是被迫或雇来轮班执勤的，一般是3至5个月一期，有些被征的人不愿入伍，就用钱或米来雇请他人顶替。中共

党员叶崇业在包恭未去接受起义任务之前，就顶替别人打入自卫中队内了。研究起义战斗计划时，包恭提议由叶崇业在自卫中队里做内应。王克同意采取里应外合办法解决该中队武装。王克找叶崇业布置任务时，叶介绍，该中队在天后宫前门岗有1至2人。岗哨前面是一排修理农具的小铁匠店。后门与第二高小学校相通，平时后门关着。该中队上下午开饭时，按组在地上集中架起枪，人枪分离，队员蹲在离枪不远的地方吃饭，因此在他们开饭时间动手最好。届时，叶可先偷偷拉开后门，让突击队从后门攻进，并由叶看住敌人的枪支，就可以有效地制止敌人还击。前门，可派几个人化装作修理农具，事前到最靠近门前岗的打铁铺内守候，一动手就夺下门岗的枪，据守大门，接应从后门攻进的突击组。

第二个攻击目标是警察所。经与黄模<sup>[2]</sup>研究，警察所内没有什么人可以发动和依靠的，计划由黄模以书记身份，先把警兵全部派下乡去催收税款，全部枪械集中锁起来，除留门岗站岗外，一律不留警兵。为了增强战斗力，可派几个人策应，入去缴取枪械。

第三个攻击目标是西场镇公所。镇公所乡警多已年老力衰，无多大战斗力，计划由党员温国成等借机先混入设在文武庙内的镇公所，再由党员王禄安等以“押解征兵”为名从外面进入，解决这班乡警。另外，根据镇长陈耀球平日很少在镇公所的情况，派吴华英等跟踪监视，相机处置他。



西场天后宫



西场陈南的家——碉堡式钢筋水泥楼房

第四个攻击目标是陈南。陈南是兵痞出身，身上经常带有武器，并深居简出，他家门前设有武装守卫。决定从起义队伍中挑选出两名过去是他的佃户、熟悉武

艺的人员，带上手枪，佯装送猪肘子圆蹄给他，乘机擒住或开枪打死他。

经过几天的秘密发动群众，白沙头保队已给包恭掌握，在沙岗的王益也已发动有部分人员。为了确保起义后队伍及时安全撤退，由洪季铨带领白沙头保队到时占据退路，接应起义队伍；通知王益率领一部分人员防守由合浦、上洋、乌家来西场的通道，负责监视来援之敌。还安排党员吴际堂、詹日佳等搜集情报，注意街上动态。

最后决定在3月12日（农历正月廿八日）利用西场群众习惯于这天“做平安”（作蘸请神祝福的迷信活动）的机会举行起义。

3月11日晚深夜，王克和秦远朝、秦远全、秦广等来到西场包恭家，与包恭逐个找各战斗组的指挥人员，具体布置战斗行动。具体分工：庞殿勋负责指挥攻打天后宫自卫中队，叶崇业作内应；王禄安、温国成负责指挥攻打镇公所和陈南；黄模、陈录纪负责指挥攻打警察所；洪季铨负责指挥掩护队伍的撤退；王益负责监视、阻击来援之敌。

王克逐个部署战斗任务后，宣布次日下午4时半正式起义。以石起家不见母猪为名，请人沿街鸣锣寻找（西场向来有这习惯）作为预备信号，然后又以鸣5响大纸炮为行动信号，听到行动信号，各组同时行动。一直到当晚12时才布置停当。

[1]包恭：原名包卓福，1921年生，合浦西场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3年，先后任中共西场区委员会委员、公馆区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至1944年9月任中共西场区特派员。

[2]黄模：1939年4月任中共西场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任中共西场区委员会书记。

### 暗中策应起义成功

3月12日下午4时左右，一人沿街打锣高声喊道：“各位乡里，石起家里不见一头母猪，知音报讯者，酬谢花红10元。”这时，各支队伍闻声陆续进入指定位置，只等指挥部发出战斗信号。

4时半，王克与包恭在其家后面燃响5个大纸炮，等一会不见天后宫方面有

动静，他们马上意识到这5响大炮是在平地燃爆并不是在高空，炮声不可能让各队伍听到，便由包恭立即派人分头通知各支队伍迅速行动。王克亲自带两个人员急步跑到天后宫后面的二小，一见庞殿勋便说了声：“开始。”庞殿勋立即会意，从怀里掏出驳壳枪，领着突击队员向自卫队后门冲去。他一脚踢开后门，随着一阵急促的枪声，队员们蜂拥而入，“缴枪不杀”，“我们是抗日游击队”的喊声响彻天后宫的敌营。守候在前门附近的秦远朝等听到枪声，像猛虎扑羊一样冲向门岗，拦腰抱住值岗的敌人，缴了他的枪。这时，在附近正在赌钱的几个自卫队员一见情况不妙，慌忙向庙里跑来，秦远朝等拔出枪来对着敌人，喊了声：“缴枪不杀！”这时，从后面冲进的突击队，跑到枪架边守住枪架，大喊：“不准动！”那些自卫队员人枪分离，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慌忙躲进床底桌底，有的鼠窜兔逃般地直往大门外跑，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突击队员很快就俘虏了部分敌人并缴获80多枝枪和一批子弹。

这时，王克和伍朝汉也从后门进入天后宫，与庞殿勋、叶崇业一起指挥起义人员清理战场。有一部分顽军看到王克、伍朝汉、庞殿勋等3人，很快就醒悟过来，说：“原来是你们！你们是共产党领导打日本的吧，我们过去也是青抗会的，我们要求参加你们的队伍。”这些顽军边说边一一举起手，主动走出来凑近一起。

庞殿勋命令他们一个跟着一个，离开营房站到广场上列队，派几个突击队员看管他们，并布置突击队持枪守住大门和营房，继续搜查清理营房。庞殿勋亲自向俘虏进行宣传教育，他们听后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队伍。王克与庞殿勋商量，从中挑选20多名熟悉的、过去参加过青抗会并可靠的留下参加起义队伍外，其余的经过教育释放，鼓励他们回去等候机会，争取参加革命，不要再为反动顽固派卖命，欺压老百姓。

在攻击警察所前，黄模按计划于3月12日早上把大部分警察派下乡催收税款，又以上级要检查武器装备为借口，只留下一个警察持枪站岗，把其余的12枝步枪和1枝手枪集中锁了起来。下午4时左右，埋伏在警察所门前的陈录纪听到起义信号后，拔出手枪对着站岗的警察大喊一声：“不许动，缴枪！”街上枪声骤起，站岗的警察自知情况不妙，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黄模从里面走出来告诉

陈录纪，敌人的枪弹全部锁上掌握好了。陈录纪守住警察所大门，等着后继队伍的到来。此时，警察所的书记员吴次基从外面拼命往回跑，并一边跑一边喊：“你们这帮人要造反啦！”他临近门口时，陈录纪命令他部住。他不听，继续往里跑，企图回去拿枪抵抗，于是陈录纪一枪击毙了他。随后，洪季铨率领一支队伍来到警察所扛着缴获的13枝步枪和1枝手枪撤离警察所。

攻打镇公所的战斗同时进行。起义行动时，镇长陈耀球正在街上一间五金修理店修理左轮手枪，他一听到枪声，立即拿起手枪，转身就走。这时，负责跟踪他的吴华英走上去，借故有事缠住他，想等其他同志来后才动手捉他。陈预感不妙，待走到街道转弯处，便撒腿狂奔。吴华英赶紧拔枪打他，但情急之下枪未打响，陈已跑掉了。

在攻打镇公所前，温国成借故协助其弟领头“做平安”，与党员裴礼祥一起来到镇公所驻地文武庙。攻打自卫中队的战斗打响后，有一个乡警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共产党打来啦！”并一面说一面关起大门。温国成急中生智，对那个乡警说：“哪里有什么共产党？是西头街那边‘做平安’散符烧炮响，你怕什么呢？”并一语双关地说：“如果真是共产党打来了，你关起门就顶得住了吗？”乡警听了又重新打开大门。而温国成和裴礼祥还不见王禄安率领起义队伍赶来，便想出去打听一下外面的情况。当温国成和裴礼祥刚走出文武庙大门时，文武庙右侧陈南的家里便响起了枪炮声。这时，王禄安认领的假装解“征兵”的队伍才从西面开过来，但已经晚了一步，镇公所的乡警关了门，负隅顽抗。与此同时，陈南指挥家丁在其楼上居高临下攻打起义队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原来，起义行动前，陈南正在菜市，王克派去两名处置陈南的人员找不到陈南，便出来寻找。陈南在菜市一听见枪声，察觉事变，便跑回家指挥其家丁不断向街上打枪，不让任何人接近他家碉堡。进攻镇东面目标的队伍从正面和侧面都受到猛烈火力的威胁。这时，自卫中队和警察所已被解除武装，包恭、王克和庞殿勋亲自赶到镇公所和陈南家附近观察，觉得用硬攻的办法是很难攻下这两个据点的，并认为武装起义攻击的主要目标（自卫中队和警察所）已经解决，起义队伍不宜在西场久留，于是下令撤退。起义队伍撤退时，沿街向群众宣传，受到群

众的热烈欢送。这次武装起义共击毙顽军 1 人，俘敌 70 多人，缴获 80 多枝枪和一批军用物资。起义队员无一伤亡。

### 转移异地 继续战斗

起义成功后，队伍连夜撤到东坡。东坡、西坡一带附近村庄，过去有群众基础，深受党的影响，许多群众纷纷要求参加队伍。队伍整编时增至 100 多人，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西场大队”，由王克任大队长，庞殿勋任副大队长，包恭任政委，黄模任副政委。



包恭；前排左 4：叶崇业）

包恭与战友合照（后排左 4：包



参加西场武装起义的部份人员（1983 年摄）

大队成立后第三天，将队伍开往白泥坎山区，准备开辟山区作为队伍活动的据点。同时，为了监视敌情和宣传发动群众，向西坡岭和东坡岭往沙岗方向，各派出一个排活动，大队部和两个多中队开到沙窝村驻下。沙窝村有 20 多户人家，在半山坡上，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视周围来路，为了谨慎起见，在村前隘口山坡上放了一个排哨。上午时分，国民党自卫中队陈德佑部跟踪追来，放哨的排长王瑚远缺乏战斗经验，被敌人摸到跟前才发觉，匆忙应战，当场中弹牺牲；队员裴贤文、洪达彰两人被捕解至廉州杀害。陈德佑部占据村前隘口，架起机枪向西场大队驻地猛烈扫射。西场大队边抵抗边撤出村外山头向顽军还击，分两批轮流掩护撤退。战斗结束后，剩下的队员继续在西场北部山区和村庄活动了 10 多天，包恭和王克率领西场大队共 30 多人，经过乌家、升平北上到文利村附近活动。

西场武装起义是继南康、公馆、白沙、白石水、小江等地的武装起义后的又一次成功的起义。西场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之所以取得胜利，原因之一是情报准确，在敌内部署内应，成功策应了起义。如预先安排地下党员叶崇业到敌自卫中队做内应，掌握敌情，成功接应武装起义突击队；打入国民党警察所的党员黄模，利用自己的公开合法身份，调出敌警察所的大部分警察外出并把枪械全部集中锁起来，策应义军攻下敌警察所；地下党员温国成借机混入镇公所，配合起义队伍，里应外合，突击乡警；安排情报交通员吴际堂、詹日佳等搜集情报，监视街上动态，及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配合起义。

## 六、宏德三小的艰苦岁月

白楼屹立耸云霄，  
暮鼓晨钟响彻郊。  
日晒山岗战士伏，  
月明林下蜷人翘。  
小小尼庵成保姆，  
高高祠庙作黄窑。



他年革命成功日，  
圣地名传万里遥。

这是当年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所作的《圣地吟》，它深切缅怀了当年地下党人在宏德三小的艰苦岁月。

1939年6月，合浦儒家巷事件发生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往山区农村，合浦县工委机关驻地改设在合浦县白沙乡宏德村南的宏德三小。1940年5月，合浦县工委改为合浦中心县委。后来，中共广东省委建立中共粤桂边工委，机关驻地也设在宏德三小，管辖钦廉四属和桂东南党组织。为此，宏德三小成了党组织的情报交通枢纽，各地的情报信息均秘密汇集到宏德三小，党的各项指示也由此传往各地，一直持续了3年。

宏德三小建于1927年，校舍面积1000多平方米，两侧建有两座3层炮楼，作为教师宿舍。学校在1公里范围内没有村落，1公里以外的周边有10余座村庄，较大的有崩岭、木岩塘、两甲水、梅菘垌等。这些村庄群众很早就受进步思想影响，有不少人参加革命，群众觉悟较高，基础较好，而地方反动势力薄弱，是个安全稳定的地方。学校毗邻的古刹宏德寺有3个尼姑，其中两个青年尼姑因受党的教育的影响，同情支持革命。宏德三小自1940年起就为党组织所掌握，校长陈铭龙，总务钟高球，教师林文德（阮明）、陈廷（陈铭雄）、卢传义、王朝明，炊事员兼校役刘守仁、刘炳如等全都是共产党员，政治上十分可靠。

学校处于丘陵地带，在粤桂两省和合浦、博白、廉江3县之间。东连山口，可直达廉江、遂溪、湛江（广州湾）；西面是自北向南的铁山港，可通南康和雷州半岛；北接公馆，可通向县城；北约12公里处有山岭，东接马子嶂。水陆交通方便，易于和各地联系，学校前面半公里处是一座林木茂密的亚占蛹山；东边不远处有座较大的亚何村山，附近还有座亚婆山，是掩蔽的好地方。把中心县委领导机关设在宏德三小，可说是得天独厚。

县委机关设在宏德之后，1940年至1943年，县委布置在全县散发八路军通电；领导全县开展规模巨大的反汪反逆流斗争，特别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汪派汉奸勾结地方反动官僚、地主运米资敌的斗争，在西场、沙岗、小江、寨圩和

县城等地搞得热火朝天，震动了国民党合浦当局；在顽固派派兵镇压白石水群众时又领导白石水人民实行武装自卫，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3次军事“围剿”；“皖南事变”后，中心县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抗日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一部分已暴露的党员转移到安全地方，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全面审查党员，巩固党的组织；领导全体党员开展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增强了党性。此外，还派出力量加强灵山、钦县、防城各县党组织，使当地工作得到蓬勃发展。



宏德三小交通站旧址

在这段时间里，合浦中心县委和上级领导曾在宏德三小开过一些重要会议，作过一些重大决策。

194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日寇占领南宁、钦州的形势，为了开辟粤桂边抗日游击区，决定建立粤桂边工委，领导钦廉四属和桂东南各县党组织，周楠任工委书记，杨甫任组织部长，余明炎任宣传部长。11月，余明炎、杨甫来到合浦（周楠未到），在白沙宏德三小成立粤桂边工委。后来因日寇退出桂南，形势变化，1941年初撤销了这个领导机构。

1941年8月，广东南路特委常委杨甫在宏德三小召开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把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指

示。决定停止白石水武装斗争，布置部队把武器封存埋藏好，一枪一弹绝不能交给国民党；已暴露的干部和领导骨干要安全转移；对地方党员和普通群众要做好教育说服工作，并对国民党的再次进攻，做好应变准备。其后又先后通知白石水区委书记卢文和县委特派员陆新到宏德三小作具体的部署。11月，完成整个撤退工作。

中心县委曾将宏德三小作为党员干部培训基地。1942年2月（春节前后），由杨甫主持，在宏德三小举办一期党员骨干训练班。学习有关当前形势、任务、党纲党章、党性锻炼和党的政策等内容，学习时间20天。7月，仍由杨甫主持，在此再开办一期党训班，贯彻党中央提出整顿“三风”的决定，在全县各区委各支部开展整风学习。参加这次学习的有谭俊、卢传义、包恭、叶信芳等党员骨干，培训时间20天。党训班结束后，各区区委和党支部普遍开展以整风为内容的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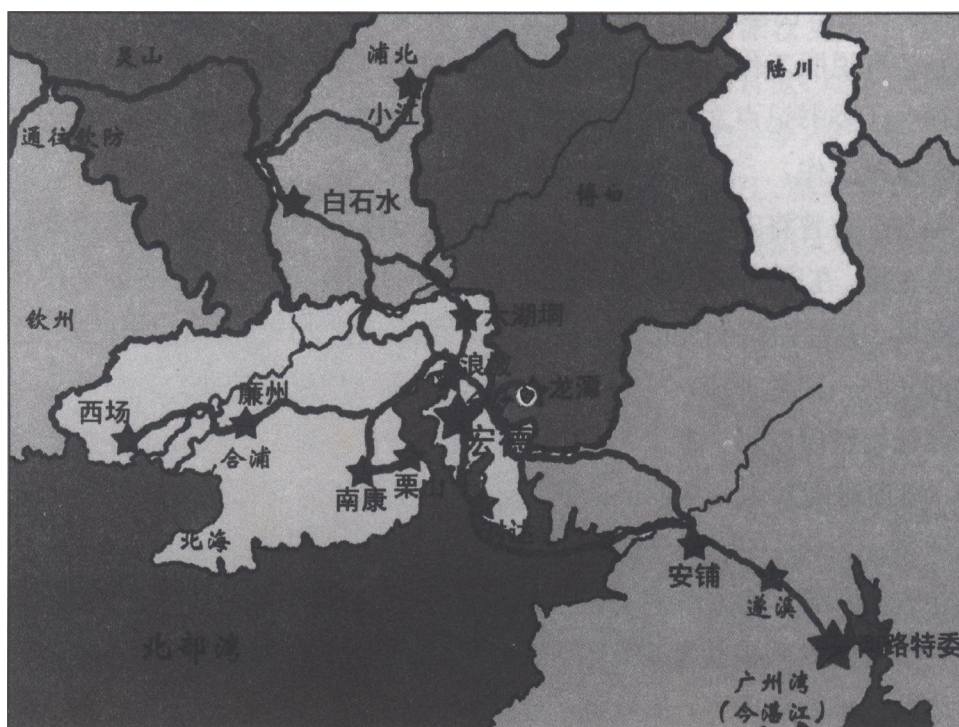
在宏德一带，地方敌对势力虽然不大，但欺压老百姓的事时有发生。白沙驻有一个国民党武装盐警班，经常对群众敲诈勒索，民愤很大。1941年11月，在宏德党支部的领导下，崩岭党小组发动三、四百人包围前来勒索群众的盐警队伍，缴了他们的枪，迫使他们承认错误后才解围还枪。从此以后，盐警再也不敢来勒索盐民了。

在这期间，宏德附近两甲水村的地主陈希文恃势霸占梅蓁垌村农民的田地，引起械斗，发展到向法院诉讼，当地党组织千方百计帮农民打赢了官司，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提高。

在宏德建立县委机关后，为了沟通上下关系，县委在此设立交通联络站，由陈廷、刘守仁负责，刘守仁兼交通员。

中心县委与广东南路特委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是陆路线，由宏德经山口、廉江县的车板营仔到安铺转往遂溪的新圩、麻章，再抵达赤坎的福建街西安客栈或源来客栈找叶卓锋；二是水路线，由宏德到白沙尾乘船到沙田乡对达村找傅玉峰联系，再乘船到遂溪或到安铺找周元卿（壮北村人），由他转山家村再转特委。从县委到各地区的交通线有：浦北线，由宏德到公馆地区的浪坡站找徐永清、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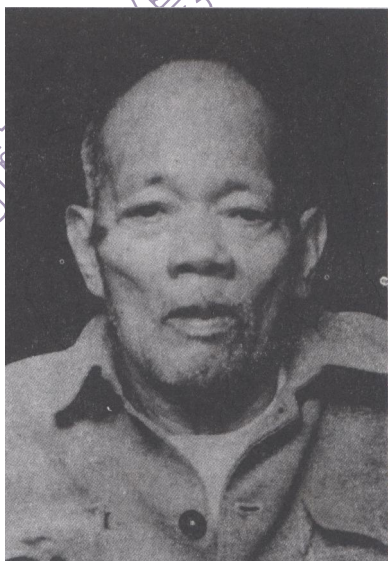
永江，转六湖垌山口村找陈九思，再转到白石水芳塘村张世瑶家人；也可以由宏德直接到浦北的张黄镇桥子边村，再转白石水地区的勾刀水村。南康线，由宏德到石头埠的贵禾垌找李文豪，再到栗山找陈符隆。龙潭线，由宏德到白沙圩找李成、周洪英、张九秀，再转博白县的龙潭乡茅坡村。龙颈线，由宏德直到龙颈站找廖世津。此外，还可以从宏德到浪坡，再转廉江或西场；从白石水到小江或从白石水到灵山再到钦防等地。



宏德交通站情报交通网络图

县委机关设在宏德并建立交通站以后，通讯联络工作繁忙，人员来往多，接送招待任务很重，但刘守仁等情报交通员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刘守仁负责合浦中心县委与广东南路特委交通联络工作，每月需2至3次带信件来往于宏德与广州湾的赤坎之间，一次往返约300公里，步行7、8天，工作极其艰苦。为了妥善保存好党的机密文件和《新华日报》、《列宁主义问题》、《论政党》、《论共产党的修养》等许多革命书刊，在县委机关工作的党员在一间崩破的屋里挖了一个深坑把这些文件资料埋藏起来。全国性的《八路军通电》运到这里，然后分发各地张贴。1942年党的整风文件也在宏德翻印，送到各地供党员学习。



刘守仁

1940年5月至6月，广州湾不断有党员来到宏德。陈明景（又名陈志云、大哥佬）从广州湾带两位党员来，住了10多天，等候分配工作，后又到梅菪垌村刘守仁家里住了20多天才分配到浦北工作。9月，县委派刘守仁到广州湾赤坎带唐才猷步行150多公里来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11月30日，刘守仁又从广州湾带一位叫陈若兰（海南岛人）的女同志来宏德，转到刘守仁家住了10多天，后组织安排刘带她到博白县虎岭学校教书。

1941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三），黄其江、余明炎、杨甫等3位领导去广州湾南路特委开会，由刘守仁带路。中午到达山口圩，傍晚在山口东边田船埠乘船连夜进发，翌日晨到达安铺上岸改为步行。下午1点半左右，走到遂溪一个地方（即后来的飞机场附近），黄其江等3人走在前头，刘守仁挑着行李跟在后面约距100米左右。突然在后面追来两个骑自行车、持有驳壳枪的国民党军人，他们赶上刘守仁时即喊道：“站住检查！”并问：“你担的行李是不是前面那3个人的？”刘守仁答：“是南强中学学生的。”他们要打开木箱藤荚检查。刘守仁说：“主人锁住了，如果打开行李箱，主人要骂我，还要我赔偿损失。”有个军人听了便说：“好吧！到遂溪才检查。”说完他们就骑车向前走了。当追上黄其江3人时，他们一看杨甫穿着黄色军大衣，黄其江穿着黑色绒大衣，余明炎穿一套灰色中山装，很有派头，结果他们不敢检查便向遂溪方向走了。随后，刘守仁快步赶上黄其江等领导将情况报告。于是他们商量决定，把行李中有政治性质的书籍埋在山上，叫刘守仁直到赤坎，黄其江偕杨甫、余明炎拿着一藤荚行李沿南边农村

走，当晚住在文相村。第二天大家都安全抵达广州湾（现湛江）的赤坎南路特委所在地。

1942年春，廉州的王琼儒到宏德，由刘守仁送她到博白县虎岭乡学校教书；廉州一个姓罗的女同志到宏德，刘守仁送她到虎岭乡萝卜根村学校教书；黄其江的爱人王素如，由刘守仁从广州湾带路步行到宏德，然后把她送到南康镇石头埠贵禾垌李肇盛家住。广东南路特委委员、钦廉四属党的主要领导人杨甫及其亲属，从1941年9月至1944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刘守仁家。

其他党员干部来往也很频繁，1940年初，黄其江、谢王岗、唐才猷经常到宏德三小会面研究工作；徐永源、邹贞业、卢传义等人常来宏德联系工作；随后，谭俊、张书坚等来得更多，甚至三更半夜也来会面；何杏雨（何达运）、卢文、张放、包恭、陈符隆、朱明、钟高鉴、王瑶儒、徐永清、王碧儒、徐永江、朱香廷、廖尚智、廖世津、李成、张义生、陈铭洲、吴炳超、陈增忠、李肇盛、陈延瑞等人，都来宏德联系商量过工作，其中有的来过多次。他们来宏德有的一宿两餐，有的住上10天半月，膳宿都要设法解决。为了不暴露目标，白天小学生来校后，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都隐蔽在宏德三小的炮楼中，工作、吃饭、大小便都在楼上，放学后，学生走了才能出来。每天晚上，刘守仁和陈铭雄的清洁任务很重，保卫工作也做得很好。有一次黄其江带领10多个干部在亚占埔山里开会，派刘守仁在山边砍柴放哨，一放牛的小孩对刘说：“山中有十几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人。”刘守仁说：“他们是南康人，是来抓狐狸的，不要去问他们，如果他们抓到狐狸，就送一只给你我俩一起吃。”这样，使黄其江等人开会安然无事。由于县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处处注意安全保卫工作，几年来从没出现问题。南路特委的干部住在梅菜垌村也很平安。

虽然经济困难，生活十分艰苦，但在宏德工作的中心县委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来往的同志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斗志昂扬，工作积极性很高；同志之间团结互助，亲如手足，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黄其江患有严重痢疾，无钱医治，刘守仁非常关心，多次上山找草药给他吃，把病治好了。有一次，卢文来县委汇报工作，三餐无米下肚，到了深夜，刘炳如到宏德寺找尼姑要了一筒米，煮一只

卤斑鸠给他吃，吃完后他又继续汇报工作。唐才猷在山中隐蔽，崩岭村的钟高球（党员）、钟建辉（党员）用稻草裹着木茹糕和熟红茹放在挑柴的粪箕里，挑给他当饭吃，他很高兴。有两位同志是上海人，来到宏德三小后，暂时住在亚婆山中，被花蚊叮咬，他们问刘守仁是什么东西咬人这么厉害，刘说是蚊虫。他们苦笑着说在书本上看过的蚊虫不是这样的。

宏德寺里的三个尼姑在党的教育下，同情支持革命，对县委机关的人员很亲切，在经济困难时，她们帮助很大。她们开荒种菜种杂粮，经常送柴、送米油盐菜给县委的人员吃。她们经常招呼县委的女同志住宿吃饭。有时社会上有人问及这些女同志是什么人时，她们就说是亲朋、姐妹，加以掩护。

合浦中心县委设在宏德三小的几年间，领导了一些重大的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培养了大批党的领导骨干，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了上下联系的交通网络；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接待了许多来往的革命人员；妥善安排和转移了不少干部，为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钦廉四属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 七、地下党在浪坡交通站

公馆镇浪坡村，是合浦的一个革命村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廉中读书的徐永源、徐汝竑首先接受了革命思想，他们假期回到浪坡村，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种子。1939年，徐永源、徐汝竑、徐永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党支部。从此，浪坡党支部成了合浦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情报交通站，地下党在这里艰苦地开展革命工作，为确保合浦中心县委与南路特委的联络畅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根据革命斗争的形势，秘密发动群众，壮大组织，开展对敌斗争，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

浪坡站党组织非常重视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经常向群众进行宣传，还采用民众夜校、读书会、担盐会、农会、姐妹会等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把一部分青年男女组织起来，向他们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宣传教育。早于1938年，首先在徐屋场村举办民众夜校，除了该村的男女青年踊跃参加学习外，京竹山村的一些青年也来参加学习。学习中教唱抗战歌曲，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革命道理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等。后来在亚婆墓、大村等主要村庄，也陆续办起了民

众夜校，都有一大批男女青年参加学习，影响深远。浪坡的受苦农民，相当一部分靠卖盐、贩盐过日子。根据这一特点，从1940年起组织了担盐会。担盐会的宗旨是保护盐民利益，抗交盐税，保证安全卖盐、贩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曾组织会员伏击盐警队，使盐警队不敢随便出来为非作歹。接着，又先后在各村组织农会，参加农会的群众近1000人。1948年4月，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打开白沙粮仓发动群众运粮时，浪坡出动了400多人前往运粮。女同志还在徐屋场村组织姐妹会，团结教育青年妇女，发动她们支持革命。浪坡站的党组织还非常注意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共产党员经常向当地的上层人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讲述形势和革命道理，消除他们的顾虑，争取他们的同情，赢得多数上层人士同情革命。浪坡的保长徐汝楷从1940年起就支持共产党，成为“白皮红心”的人物。1946年以后，老长山的保长、联保主任叶逢衡也转变立场，暗中支持革命。



浪坡交通站第一任站长徐永清（中）



公馆浪坡交通站旧址

浪坡站党组织也很重视组织建设工作，注重发展党员。继徐永源等人于1939年入党之后，先后吸收徐永江、徐永鸿等10多人入党。1949年底合浦解放时，浪坡共发展共产党员18名，分布在徐屋场、京竹山、大村、亚婆墓等大小村庄。此外，还有徐永治、张佩筠、徐锡英等10多名青年解放前虽未被吸收入党，但已参加革命工作，后来这些人大多数都入了党。队伍的壮大，使浪坡站党组织能较顺利地开展工作。





左起：陈秀莲、陈汝秀、徐永清。

1939 年底，浪坡站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徐屋场村的北楼建立情报交通站，由徐永清负责。该站直接与广东南路党领导机关联系。当时，徐永清的母亲陈汝秀、妻子陈秀莲等人在徐永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默默为交通站送情报、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照料伤病员，这一家成为革命坚强的堡垒户。浪坡交通站直接与南路领导机关联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1946 年增建京竹山、芒头两个联络点，1947 年增建大村、松岭和老长山三个联络点，1948 年增建茶山角和盐田两个联络点，每个点都设有负责人并配备专职交通员。松岭联络点拥有两条小木船，这对于确保地下党的水路交通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浪坡交通站负责联络的地区包括：东至白沙龙颈以至湛江，南至陂头下、宏德小学、梅菪垌，西至闸口、南康、廉州，北至六湖垌山口、香山、白石水。浪坡交通站建立后，曾接待了许多地下党员，钦廉四属的领导如张进煊、黄其江、谢王岗、唐才猷、沈汉英、阮明、谭俊、陈华等和南路特委的部分领导如杨甫、余明炎等都曾到过这里活动。浪坡交通站从建立之日起直至合浦解放，不仅保证了与各地的交通联络畅通无阻，而且确保安全，为合浦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使党的活动有一个公开合法的场所作阵地，让外来的党员有一个落脚点和隐蔽的地方，浪坡站党组织根据浪坡当时没有学校这一特点，决定创办一所小学作为地下党开展工作、进行活动的基地。1940 年春，先由徐汝兹以改良私塾的形式招收 100 多名学生，编为初小一、二、三年级，实行复式教学。与此同时，

邀请各村上层人士开会，争取他们同意资助建校；还广泛发动群众捐资办学，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遂于1941年春正式成立浪坡小学（当时称公馆第九保小学）。从成立之日起，这所小学一直掌握在地下党的手里。合浦解放前曾在这所小学担任校长的共产党员有徐汝竑、徐永清、叶国良（即叶信芳）、林维国、张维群（即张启泰）、徐锡英等；任教的共产党员有徐永源、徐永鸿、徐锡琳、梁惠光、杨华栋等。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已参加革命工作的进步知识青年如徐永治等也曾经在该校任教。这些同志利用学校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白天利用上课和各种机会对学生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革命启蒙教育；课余时间则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同时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学校阵地的建设，促进了党组织工作的开展。



1939年初，公馆浪坡党支部所在地——浪坡小学旧址

1945年春，合浦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浪坡站的共产党员除了留下徐永江、徐永鸿、徐永军外，其余的都参加武装起义到白石水山区去了。徐永江留下来负责交通站工作，徐永鸿是潜伏的党员，徐永军是在校学生，组织决定他们留在原地坚持工作。到山区后不久，组织又派徐永清回到浪坡。1945年5月，徐汝竑也被派遣回浪坡工作。“大窝山事件”后，谭俊也回到公馆、白沙一带坚持斗争。当时谭俊指示组织秘密武装游击小组，等候党组织使用。于是，徐汝竑在徐屋场秘密组织一个武装游击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徐十六、徐卅九、徐永亮、徐汝琦等。徐永清也在该村的外头屋组织一个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徐卅五叔等3人。从此，浪坡有了武装组织。1945年9、10月间，上级党组织指示组建武工队，各地党组织便陆续采用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活动，进行斗争。浪坡的党组织也执行这

一指示，1947年1月在老长山村组建一个武装工作小组，参加人员有陈八哥、叶四哥、叶四嫂等；2月，在大村组建一个小组，参加人员有徐永寿、徐亚四、徐廿三哥等。1948年1月，在亚婆墓村组建一个小组，参加人员有徐永申、徐锡琳、徐锡金等8人；6月，在茶山角组建一个小组，成员有苏显、苏钦等5人；7月，在石岭村组建一个小组，成员有叶敬扬、叶芝泉、叶国材等。9月，在盐田、岭口各组建一个小组，参加盐田小组的人员有李承访、李承辉、李承霞、李祥杰、李祖杰、廖广新等；参加岭口小组的人员有郑锡彰、苏才、苏德轩等。这些武装工作小组非常活跃，各以本村为基地，以浪坡为中心区，密切联系，互助配合，开展对敌斗争。1949年春，老长山、石岭的武装工作小组曾配合解放军在大塘伏击国民党保二大队，当场击毙敌机枪射手班长1人。

在1939年以前，浪坡站的党员活动只限于徐屋场村，1940年以后才开始向附近的村庄扩展，1941年浪坡小学成立后，逐步遍及浪坡各大小村庄，1947年以后，浪坡站地下党的活动开始向浪坡周围地区扩展。1947年，徐永源从部队回到浪坡领导地方工作。同时，上线还先后派何醒予、叶萍等到浪坡加强领导，进一步推动浪坡情报交通站工作的发展，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吸收徐怀绶、徐永寿等7人入党，并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工作；二是开辟新阵地，积极向浪坡外围地区拓展。先后开辟了老长山、石岭、长岗岭、茶山角、马屋、双水门、盐田、岭口等村庄。合浦解放时浪坡地下党的活动范围遍及四周外围村庄，包括大小村庄数十个，群众过万，成为合浦地下党坚强的战斗据点之一。

1948年冬，浪坡站在红沙港和铁山港沿岸建立武装流动税站，秘密征收商船的营业税，由徐锡金、苏有才、徐永泽等负责税收工作。税站的建立，对于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税收和解决党组织及部队的活动经费，起了积极的作用。

浪坡距离公馆只有4公里，公馆是反动派区、镇政权的所在地，除了区、镇的武装以外，经常驻有反动部队。浪坡地属平原，既无高山，也无大海，共产党在这里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官僚地主反动势力都清楚。反动头子陈鸿才就曾经说过：“浪坡地平却藏着老虎”。他们把浪坡交通站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拔掉它。可是，几次清乡围捕均一无所获。1947年，反动派曾在公馆圩

上逮捕了党员徐怀绶的父亲，妄图以此打开缺口。但是，敌人始终得不到任何有关共产党情况的口供，也抓不到任何实据，在群众的压力下只好放人，他们的阴谋失败了。在1939年至1949这10年间，经过浪坡到各地工作的共产党人不下千人，到这里工作、隐蔽、养伤、养病的革命战士不下百人，许多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曾到过这里工作或掩蔽，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

浪坡站不愧为合浦地下党情报交通站的典范。



浪坡交通站情报交通网络图

## 八、策反台兵歼灭日寇

### ——记涠洲岛抗日武装起义

1945年夏，在中国抗日军民和盟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占据在北海东南36海里的涠洲岛上的日军已大部分撤走，只剩下30多名日军和一些台湾籍士兵（以下称台兵）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他们已无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涠洲人民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压凌辱，对日军早已恨之入骨，暗地里准备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讨还血债。这时，涠洲岛群众得到海口日军司令部来电令驻涠日军杀尽岛民后撤往海南岛的消息，并传说浙江某岛日军撤走前杀了几千人的事件。于是，7年来强压怒火的涠洲人民，家仇国耻民族恨，就如干柴烈火，

熊熊燃烧起来。经岛上进步青年郑仁甫、潘荫琪等秘密商议，决定发动群众，伺机起义，先行动手，消灭日军。

濶洲岛上的台兵与日军因待遇迥异，平时又受尽日军的欺压，与日军时有矛盾，而且自海南岛台兵弃暗投明的事件发生后，日军对台兵更不信任。因此，日军曾开会决定先杀尽岛民后杀台兵。然而，日军的欺压、不信任和日军的溃败以及海南岛台兵的反戈一击，唤起了驻濶洲岛台兵的民族感和爱国心，台兵也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具有民族气节的杨姓和钟姓两个翻译也看清了形势，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弃暗投明，另找出路。于是他俩串连其他台兵，指出大家都是中国同胞，要与岛民联合起来对付日军。接着，台兵便多方寻找机会与岛民接触，共商歼灭日军大计。

为了联合岛民商议起义事项，钟翻译在完成策反工作后，留下遗书和衣物，制造投海自杀的假象，然后悄悄搭上公山村一渔民的小艇，只身潜到北海，寻找起义联系人。钟翻译在北海见到准备组织起义的濶洲岛民，双方商讨了共同起义的有关事宜。随后，钟翻译根据商议的决定，在北海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回濶洲交给杨翻译，要求杨翻译负责在濶洲做策反工作，待时机成熟，就与岛民共同消灭岛上的日军。与此同时，岛民郑仁甫、张胜富、吴二、谢土保、苏鹤云、林亚六、黄辉光、麦四哥、郑为三、苏赏、黄辉友、张富贵等人商议后，多方进行串连发动，暗备大刀、鱼叉、禾叉、棍棒、短刀、长枪等武器，与台兵联合起来，密议杀敌大计。经发动后，准备参加起义的岛民和台兵共有 60 多人。

6 月 17 日晚，起义者在濶洲南湾港的三婆庙首次集会，准备起义。不料，此时得到消息说当晚有一艘日轮从海南岛开来，来意不明。于是起义改期，以观日轮来后情况如何再定。到下半夜，果然来一日轮，运来一批武器弹药。翌日晚，起义人员再次到三婆庙集会，又准备起义。但由于计划确定攻打西角、南湾据点的人员没有完全准备好，起义再次推迟。

6 月 19 日晚 11 时左右，起义人员 60 多人手拿各种武器第三次聚集在三婆庙，并得知前一天驻岛日军司令官斋滕带着 10 多名日军前往海口，此时岛上只剩 20 多名日军，由士官佐佐木代理指挥。这时，日军力量薄弱，正是起义的好时机。

于是，起义队伍决定当晚举行起义。接着，郑仁甫向大家宣布起义的决定，并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起义人员编成5个战斗小组，分别担负攻打日军的电台、武器库、运输艇、哨卡和日军司令部等任务。随着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分头向各自的攻击目标进发。



三婆庙原址（起义岛民曾在濶洲三婆庙三次聚集，准备起义。）

起义的台兵小林，走进后背塘哨所，凭着与日军哨长的关系，与日哨长猜拳喝酒，把其灌得酩酊大醉。接着，埋伏在外的梁才等几个起义人员冲进哨所，杀死日军哨长，夺取了哨所。

日军的电台设在湾顶的一个地洞里，四周布满了铁丝网。起义岛民吴二、谢土保、苏逢等由台兵龟山引路攻打日军电台，他们踏着没膝深的杂草悄悄前进。当越过电台处周围的铁丝网时，谢土保不慎触了铁丝网，挂在网上的报警铁罐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日军哨兵慌忙打来一枪，起义人员屏住呼吸，静伏在草丛里，哨兵见没有什么的动静就转身走开。说时迟，那时快，两名义军猛地跃起，朝哨兵后脑勺狠命一击，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栽倒在草丛里。随后，龟山大模大样地钻进地洞，洞中的3名日兵听到响声，十分惊恐，见了龟山忙问出了什么事。龟山神秘地说：“今晚有点情况。”日兵竖起耳朵正在细听，猛见吴二、谢土保等冲进洞来，一日军报务员顿觉情况不妙，慌忙吹熄煤油灯，拿起军毡猛地盖住谢土保的头，二人就在黑暗中扭打起来。吴二在一旁看得真切，挥起大刀将日军报务

员劈倒。众人也将另两个日兵杀死，夺取电台的战斗告捷。

起义人员黄辉光、林亚六、黄富成等摸进离电台不远的车库，随鼾声寻去，发现管理车库的胖车长睡在车底下，盖着军毡。黄辉光立即手举禾叉对准胖车长，尽力戳去，胖车长惨叫一声，带伤蹿出，林亚六追上，又是一刀。胖车长抱头奔出车库，一直逃到海边，欲潜水逃走，被起义人员追上杀死，夺取了车库。

攻打西角日军哨卡的任务由钟逢山、谢昌华、张永华、林子元和几个台兵担任。西角哨卡位于湾顶，鸟瞰全岛，火力可控制南湾港，哨卡上有3名日兵。起义人员接近哨卡时，台兵龟山只身先走近敌人，对着睡意朦胧的日兵说：“今晚情况不妙，哨卡的机枪要调往司令部用。”日兵不大相信，一名日兵准备打电话到司令部弄清情况，龟山就随该日兵走进电话间。当日兵刚拿起话筒时，龟山突然举起枪托向他的脑袋击去，由于距离太近，使不上劲，日兵挨了一下没有倒下，嚎叫着想跑出哨卡。起义人员立刻冲进哨卡，封住哨卡门口，将哨卡里的3名日兵杀尽，夺取了哨卡。

与此同时，郑为三、李宝、苏维桂、刘联芬、麦四哥等负责攻打日军武器库和南湾东头街泊于港湾内的日军劫货用的大艇，以及街上的“三井洋行”。武器库只有一个日兵守卫，起义人员没费多大功夫就干掉了他，夺取了武器库。随后，当起义人员爬上大艇时，发现3名日兵正酣睡，便手举利刀杀了两名日兵，另一名日兵被砍伤胳膊，大声惊呼：“中国人来了！”没命地跳到海里。几名起义人员也跟着跳进海里围追堵截，把该日兵砍死，夺取了大艇。接着，起义人员轻易地夺取了没有日兵把守的“三井洋行”。起义队伍攻取这几处日军据点，缴获3挺机枪和一大批弹药。

起义人员张富贵、黄富飞、张来养、戴钧等和几个台兵共20多人负责攻打位于南湾街中段码头的日军海上挺进队的据点，该据点有日兵约10人。正当戴钧和邓晚哥在外警戒，其余人员正想偷偷地摸进屋袭击日军时，不料日军哨兵发现屋外有人，放了一枪。戴钧的左手被打伤，他利用房屋作掩护，跑到群众家中包扎。楼上正在睡觉的日兵被枪声惊醒，纷纷起来拿枪。这时情况非常紧急，起义队伍向后撤并包围日军。日军发现已被包围，慌乱中有的从楼上后门跳下海边

沙滩，被埋伏于此的起义人员杀死；大部分日兵则从正门冲出，往西向不远处的日军司令部逃去。他们拖着枪，衣冠不整，仓惶出逃。走到一街道拐角处，青年赖亚七突然跳出，挥刀砍杀了一名日兵，跟在后面的日兵天川慌忙掉头东逃，在海滩附近被攻占大艇回来的起义人员打死。其余的日兵已成惊弓之鸟，四散而逃，被起义人员和群众逐一击毙。

日军的各哨卡、据点被拔除后，各路起义人员在南湾街西头会师，围攻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维持会。几个起义人员突然从背后抱住维持会门口的哨兵，用布团塞住其嘴，夺下其枪支。随即，起义队伍一涌而入，与屋内日兵短兵相接，滚打摔斗，有几个日兵被杀死。指挥官佐佐木带着另外几个残兵趁乱逃出，向湾顶哨所逃窜，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湾顶哨所在一个三面临海的绝壁项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进出，是一个地势险峻的制高点。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起义军暂停进攻，决定严密封锁日军下山出入口，围困日军。被困在湾顶哨所的残敌精神极度紧张，加上没吃没喝，又饥又渴地熬了两天。第三天夜里，实在饥不可耐，便派一日兵偷偷摸下山，企图找点食物，但被起义人员击毙。这时，日兵见前无去路后无援兵，生还无望，有两名日兵开枪自杀，另两名日兵跳崖投海丧命。

与此同时，石螺村村民谢竣光连夜赶到天主教堂，生擒了教日文的凶狠残暴的金田。

这次濶洲抗日武装起义，摧毁了日军司令部、哨所、武器库、车库、电台等9个据点，共歼灭日军19名，逮捕1名日兵；缴获汽车2辆，武装木船1艘，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电报机2部，步枪20多枝，子弹、手榴弹一批，而起义军只伤了2人。濶洲岛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妄图杀尽濶洲人民的恶毒阴谋，保护了濶洲人民的生命财产，将被日军占领长达7年的濶洲岛夺回人民手中。濶洲人民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并组成“濶洲人民抗日守岛自卫队”，保卫胜利果实。

濶洲人民起义全歼岛上日军的胜利消息传开后，震动了大陆沿海各地，振奋了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精神。濶洲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是在日军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鼓舞下，对日军野蛮的



压迫和法西斯统治的愤怒反抗。它在北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